

通考上



味餘書室隨筆卷上



為學之道若調和烹飪必使五味相濟酌盈劑
虛以歸於和則各盡其妙矣夫太羹不和貴其
質也此遵其自然不容增損亦猶夫生知安行
奚待後起之功乎水火醯醢鹽梅合而相濟調
變既久自有太和之味出其中以奉宗廟則鬼
神饗之而受福以洽嘉賓則君子食之以平心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豈徒口腹之養哉五味分主於四季所以別其
類也酸苦辛鹹不容淆混然欲和其味缺一不
濟必加以六和調變之又別乎十二食分成之
則還相為質各得其和非良庖其孰能之夫味
各有別亦猶性各有偏人鍾天地之靈具五常
之性而性之相近不可執一而論所當涵育薰
陶彌縫匡救隨其所長以成其材質則衆美具

而一德昭矣書曰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
剛克高明柔克克之為道和之功也且夫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道不可偏廢必相濟以成和禮
之用和為貴和之道貫徹條理包羅古今是以
朝廷君臣上下輯睦無乖戾之干則風雨調而
嘉祥應閭閻士庶著誠飭偽無爭暴之俗則鄉
黨睦而國運昌為學者必具衆理之微妙以涵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二

養太和使五常之性矯偏去勝歸於大中至正
則和之至而道成身立不亦庶乎金履祥因李
謙之問而答以五味在和可為善喻矣
天道不言而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不言而百姓
各安其業代天宣化必聖人而後能奉君治民
非賢才而孰濟故善治民者不任一己之聰明
如治屋然必善其器用王褒所謂賢者國家之

器用是也人君勤於求賢孜孜不倦虛心接士
禮善遠佞非為一己之利益為天下生民得其
教養而已自古帝王未有不用賢而能成治者
也是故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必有皋夔稷契
伊傅周召之臣相為輔佐若無賢才安能奠平
區夏立萬世法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其所以
能使本固者施措合宜則事簡政清無疆榮慶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三

惟人君舉錯利其器也若器用不精乖張紊亂
日削月朘則本搖政雜必致敗亡矣然則不用
賢才是徒手而已築室道旁三年不成吾不知
其考卜何日也故用人為行政大端必求賢才
負荷之調變天人覆庇下土其任豈淺鮮哉成
大厦者惟工師處之得當則肯堂肯構永固其
基若不得其當以蒲柳當棟梁必至於棟折椽

崩顛覆是懼杜甫所謂種榆水中央生長何容
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者可不慎乎人君
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以一人之心知耳目御
之烏能盡體其情故分已之勞使臣工共贊非
自圖安逸其勢當然也有良材必成大器亦待
良工用之耳此猶聖主之得賢臣將使天下國
家賴其開濟也天下非無賢才惟人主勤求之
量其材而俾以任因所以成其名上則傾心
結納下則實意輔佐版築巖穴之士俱登於廟
堂共臻明良之盛矣進賢退不肖人君之切務
故有明君必有賢臣以為楨幹暴主反是其理
不易也器用不精不成其器賢才不進不治其
國善理國家者以賢才為器用終成郅治矣
先養後教堯舜之訓曰敬敷寬猛相濟仲尼之

言歸仁恕治民尚寬蓋使之優游嚮化日躋熙
皞共樂天和此聖人垂教之本意也懷保小民
惠鮮鰥寡愛民如赤子使之以時用之以禮無
飢寒困苦之勞有安樂盈寧之實然後從而教
之擇賢良方正之臣宣布仁義涵養薰陶政清
於上化行於下使海隅蒼生共沐教養則彞倫
攸敘而成堯舜之治矣夫移風易俗非一朝一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五

夕之功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治民之人操楫者
也必順其性疏通灌注稍有不順徐引緩導自
歸正途而奏安瀾若高其隄防厚其保障水勢
日增一朝衝決汎濫無涯豈容禁遏乎記曰教
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
以刑則民有遜心此用寬敷教之善也所謂寬
者非優柔無斷怯縮懼懼之謂謂夫日新其德

首為表率開誠布公藹然家人父子有頑梗不服則擇其尤者除之以懲儆焉舜誅四凶非不齊之以刑蓋殺一人而天下咸服為民除暴也若臨事畏避權柄下移君綱不振流為漢獻之孱非寬之本意矣至於淫刑濫殺荒亡敗度視民如仇縱已之暴其亡可立待又何教之敷乎禹征有苗三旬逆命歸而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以此見聖王之尚德不尚刑也荒服之臣尚懷德化境內之民烏有違心乎秦政蠶食諸侯吞二周而一天下自謂萬世無弊不二世而亡以不仁得之加以荼毒天亦厭之有不亡者哉天道好生而惡殺人君苟能體天心愛民命崇君綱建皇極敬敷五教用之以寬則海宇之民喁喁向化家喻戶曉翕然成風和氣應而

天瑞降矣

天生萬物各有其時至於一草一木無不被雨露之滋合寒暑之節應時而生所以暢天地生物之機佐萬民粒食之養故聖王代天宣化敬用五事以合天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順其序以宣布政令乃立教之常經所謂先天弗違後天奉若一準乎時也若違時悖道則謬矣嘗考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七

漢書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晝夜蘊火乃生召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不宜供奉悉奏罷之可謂得大臣之體矣且夫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各因其時以著四序生物之意以彰天地成物之能不先不後氣至而味全頤養之功大有造也古人垂訓示後各有至理後人極口腹之欲貴難得之物乃有違時之作天時

則乖敬授之節人事則傷養正之經始則創於
富厚淫侈之家漸乃甚於官府玉食之地故温
室唐花土窖鮮果乃人力強為非天地自然生
機又何足貴哉聖王以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故
耕耘竭其勞收穫順其序觀星視土亟亟乘時
以順物產之候此時之不可悖也況夫蔥韭菜
茹至微之物然其生必待暘雨之和其長各鍾
土膏之秀勾萌甲坼敷葉舒英自有發生之時
萬種千畦得氣長養又何必汲汲求之使之悖
時而生顛倒化工變幻蒔植以嘗其巧且人食
之必生疾病所謂非徒無益而有害也涓涓不
息終成江河此而不慎必至於奢侈淫佚非禮
割烹以逞其欲故君子謹小節所以防大閑不
敢放縱以束其身蓋操持一心應乎萬事苟有

不謹斯淪於蕩佚而不自知召信臣之奏乃杜
人君奢侈之源合天時發生之節得裁成輔相
之道不可因其小節而忽之也百寮庶職誠能
謹於人君未發之先理正則勸之理悖則抑之
不論事之巨細隨方匡正則上下一心君臣合
德以順時而法天豈不善乎

世治則賢才出而國家昌世亂則奸邪進而天

味餘言至隨筆

卷上

九

下壞此古今常理也雖堯舜之君不能獨治必
賴股肱耳目謨明弼諧天工亮矣三代迄於漢
晉莫不用賢則治任邪則亂唐興太宗手定大
業首推房杜贊襄謀斷為唐賢相繼稱姚宋克
佐中興宋璟之剛正見於史策而姚崇或疑其
阿諛不得為純臣其詳可得而言也唐史載崇
少儻尚氣節有將相之略長乃好學仕為夏

官郎中當兵擾河北奏決如流雖武曩亦賢其
才遂得進用方酷吏遍天下淫刑殺戮崇乃以
百口保無反者由是無羅織之害其功亦鉅矣
五王誅二張崇參定大計中宗復辟崇流涕數
語卒免五王之禍是其智術也後以事貶黜外
州及元宗立名崇於渭濱崇以十事要說而後
輔政顧不偉哉元宗能用其言遂使開元之政
幾於貞觀盡革舊弊力挽武韋之亂竟致太平
崇之功也然崇之才智有餘而其剛正則遜於
宋璟何則崇方罷政事尚蓄求進之心而帝欲
幸東都太廟屋壞帝訪於宰相此猶能見災而
懼格心之機也宋璟蘇頲諫以天示戒宜停
巡幸使帝聽此豈非修德納諫之賢主乎而崇
對以壞與行會更作新廟帝遂忘災異之變矣

夫以崇一言逢迎趨附誠不得為純臣然後世
猶稱姚宋者蓋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
守經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雖不同而忠心則
一故能同歸於治崇知無不陳整弊拯敗使中
興實政克綏唐家亦可謂救時之相豈以其權
譎諂附遂比於小人之流雖君子責備賢者而
略其疵瑕敘其功績不獨天寶李楊薰蕕殊類
即燕許諸人亦豈能與之頡頏哉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十一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致其中和則大順矣聖王
修德行政導樂齊禮所以宣暢八音克諧律呂
平天下之情聯上下之氣入耳感心莫不淡且
和焉心平氣和感通天地而一闔一闢相濟於
剛柔絢縕乎動靜得其大中至和萬物咸化於
純粹此天人交感之際必待樂以宣布之周子

論樂所云天地和則萬物順也今夫戛擊鳴球
搏拊琴瑟而祖考來格此舜之聖德也百獸率
舞鳳皇來儀以鳥獸感其和聲尚能呈瑞於殿
廷之間而黎民聽吾太音獨不安阜於封畿之
內哉古之明王勤求治理使政善民安則天下
之心無不和是故在齊聞韶肉味不知武城絃
歌政幾於道夫樂者心之聲聖人作樂鼓盪太
和達乎天地豈無因而強作哉蓋得其聲氣之
元暢其橐籥之機故其志氣與天人交感無往
而不和無物而不順則休徵疊見唐虞三代之
隆咸由於此彼鄭衛之悞堙心耳乃忘和平戾
氣充溢而萬物不順故君子弗聽也欲萬物順
必求天地之氣和而天地之氣以樂條暢之用
古樂必先民安而天下之心和欲民安而心和

必先修政施仁其功效不可紊也兩大之氣絃
絃常充息不絕惟關於人事以感之人事正
則天瑞降於上地氣升於下神祇格而禎祥集
天地之心散見於萬物而尤切於萬民歸本於
君身故其樞機相應也如此人主代天理民必
欽若文明政刑不紊禮樂不廢則九疇五福自
致於天下用敷錫厥庶民共樂昇平之世是順
之大者所謂體信以達順也詩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然天高聽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樂者本乎政而象乎德豈不切著哉
古之學者必孜孜於身心性命根本之地非徒
記誦文字而已矧內聖外王之功大旨總歸於
正己己不正則發念行事終為小人之歸耳顧
欲盡正己之功必先無我能無我斯得正己之

實周子通書曰無我得正己之盡是也夫正己
不易言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人心道心
介於幾微理欲義利之分鮮能明察其源而事
機之來隨方嚮應能不昧其是非乎惟平居體
驗於飲食動靜之間日用倫常之內觀其是否
辨其邪正無執一偏之見無存一豪之私宥密
之中廓然大公粹然無欲則心身正而倫類齊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十四

由是推之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克去己
私斯無我矣純乎天理得正己之盡矣無我之
功難矣哉蓋人之一心百感搖惑應事之際鮮
不為我或有昧於正而從於邪自覺其安而處
之不惑也惟積善於身存誠於意則滋培日久
大公無我天人一以貫之如鑑之明物來畢照
非私意也如此則正己之功盡之矣臨民者以

一人應衆人一心應萬事萬幾之來紛紜錯雜
若以己之好惡裁之鮮不失其正者故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堯舜禹之心法治法不矜不伐無
我也蓋明通公溥應事之大綱淡泊寧靜處心
之至要內外俱修則己正矣學者將以成己成
物耳若詭僻枉道而行君子所深惡也聖人之
道本乎正己己正則天下國家無不正王者持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十五

天下之柄皆由於此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敬慎之功為何如哉夫欲動情勝終為有
我之私克己復禮可與仁人之目公則道行於
天下私則不行於室中為民表率者若先自敬
邪欲求人之治烏可得哉故推正己之本必先
無我當體驗而勉行之

人臣必思所以致君之術忠上惠下以至行軍

撫衆莫不竭誠盡力以底於道不幸而值亂世
尤當盡瘁鞠躬致命遂志顧非有素學而才力
所限必不能臻此也昔人言管仲非王佐才諸
葛亮有儒者氣象信不誣歟管仲事業左氏太
史記之詳矣當時周室紛紜諸侯僭竊桓公英
主又得賢臣為輔富國彊兵卒成霸業管子之
力也然其器量褊淺規模狹隘三歸反坫其小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六

焉者也其所著牧民山高篇皆雜霸之謨猷
非純王之善政也管子之本志豈不欲進桓公
以王道然囿於時勢而蘊蓄不宏器局不大孔
孟小而卑之宜矣非王佐才豈不然乎若夫諸
葛亮之志業與管仲殊素學博識高吟俟時躬
耕南陽三分天下卓然定於胸中隆中之對豈
非先見者歟而輔佐先主如魚得水北伐魏東

和吳西蜀定鼎南蠻咸賓而權御已移漢祚將
盡雖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道
之不行命也故觀其駕馭英雄調和將相豈當
時英傑所可侔乎亮平時自比管樂其謙沖之
懷又在軼倫超羣之上而用武之際綸巾羽扇
千載而下景行可思論者謂蕭曹亞匹猶淺之
乎窺亮者已然而二子之才識不同量其所以
各致其君於王霸之域厥功則一要俱治世之
良臣孔明又優於管仲也大抵治道總由於學
故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淡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真儒者之言若不學無術之徒
雖建事功卒致禍亂此志慮忠純所以必本於
學耳夫不羞小節以成名一匡知臣謹慎而託
以討賊二子之氣象不已殊哉

知仁之用不同而要其性情則各有其趣蓋知者於義理無所不通隨方達變無往而非順適之境則樂矣仁者於倫類無所不愛安土敦仁無往而非凝重之德則壽矣此天性自然之理也夫人之生根於性命其為理也純粹而精微其為氣也沖和而恬淡故得於天稟之厚而順而全之斯率其所篤之性而感而遂通以各臻其妙不必盡同亦不能相強以共成一是也故知者先自濬其心源使無纖豪之累則天機洋溢無或滯其流行而語默動靜灼見此理之真際而行無拂矣仁者先自培其元氣全其所性之安則真精合疑無或搖其根柢而五官百骸永固我生之本質而命常繇矣遇有順逆而境無不安名教中自有樂地也數有盈絀而理無

或損天性中無不延洪也知樂仁壽體用交孚而理無二也聖人神炳幾先德周物後知仁之功同符天地俾六合之內共樂昇平德洽生民同臻壽世惟皇建極有以身體而力行之斯居樂壽之世者盡荷大德之所深培而樂善日新與乾坤同其悠久於戲盛哉百十二卷舉其人君治平之道其要不出於知人安民蓋人固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九

不易知知人更不易以一人之心察天下之心難矣惟堯舜能官人四岳九官十二牧各舉其職此大聖人知人之明且著者也能官人斯能安民故唐虞之隆先後同揆夫知人必先克己已之私欲不克所用之人皆蔽公道以進即用一正人終成廢棄知之不深用之不篤欲民之安得乎堯用鯀治水九年無成以堯之聰明

睿智尚有知之不先之患況三代以下用人行政豈易言哉故平天下者必先致其知而後收得人之益以端安民之本

治天下莫先知人能知人斯能安民皋陶謨曰安民則惠理同條而共貫也夫國以民為本未有民不獲安而能治國者也亦未有國事乖違用人不當而民安堵如故者也所以治國必先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十

勤民春耕秋斂慎勿妨其農時大工大役慎勿竭其脂膏居九重之上其於民隱至遠烏能上達哉惟守令之官必忠信慈惠者任之君推誠布公於下視民如傷薰陶教養之既久則王政之皞皞熙熙即有頑梗不服者亦將聞風而化免於刑戮而人和咸感禎祥隨集五風十雨屢豐普遍是惟惠養元元之善蘊於一心發乎用

人行政之際布實惠以施於民民被其惠而坐
致太平天和乎上民懷於下六合之內清和咸
理人君一心之誠感應之速如此其惠不亦大
乎在易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
惠我德言損上益下之實效也夫衣食既足則
學校之興漸摩之道涵育王化以保其子孫家
和戶樂其澤不亦遠乎而所以安民則在身修
思永也天以生物為心人君法天必先乎仁而
制以義不崇異尚惟敦實心不務虛名力行王
政君子進而小人退相需殷而相得彰上下大
同生民蒙澤可不知所先務哉

至誠無息之功用同乎天地貫乎古今自然之
理非勉強而得之也所積既博厚自能舉萬物
而奠安之無不載矣所發既高明自能舉萬物

而照臨之無不覆矣由是而臻於悠久之域則
常載常覆自能舉萬物而曲成不遺固所以成
物也悠久之道惟根於誠發於天性之自然驗
於人政之舉錯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一以貫之
無不得其當矣天地博厚高明萬世無有更易
故能成物至誠成己以成物則其悠久不與天
地無疆之理協一無二乎聖人法天行健授時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布仁德業日進於高明愷澤日積於博厚而朝
乾夕惕夙夜孜孜推誠布公化育萬物天下臣
民莫不仰戴盡登於仁壽是惟至誠之心純亦
不已故有純心乃有純政

人君奉天以治民必當法天之道以為治惟天
至聖至靈即暗室屋漏不睹不聞之地亦皆照
察無遺焉治民之人苟能以是為法好惡賞罰

悉由至公一如天之聰無不聞明無不見如此則可以君臨天下為臣民作則矣居九重之上臨照萬民惟本於一心之明通公溥則下之人皆知所效法矣夫臣民不同而此心之公則無不同也君誠至公則臣之奉令守職竭誠盡力而稟承於下者莫不敬順而亮天之工民之心悅誠服含哺擊壤而鼓舞於下者莫不從治而順天之則其驗豈不顯乎惟聖人事事憲天而行則臣欽若而民從乂所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者歟

大學引文王之詩申明緝熙敬止之意以仁敬孝慈信釋之夫五倫為人事之大綱而君人者統世道而垂教本緝熙之心建倫常之極無所不敬則各安所止也是故為人君者不以煦嫗

為仁而以體天勤民為仁至於刑賞懲勸皆止於仁焉為人臣者不以順承為敬而以弼君匡國為敬至於進退公私皆止於敬焉為人子者不以奉養為孝而以養志象賢為孝至於事葬祭祀皆止於孝焉為人父者不以溺愛為慈而以身教義方為慈至於防閑督責皆止於慈焉與人交者不以干譽為信而以絜矩觀民為信

至於號令禁戒皆止於信焉五倫為達道之全文王各得其所止之極推而放諸治平之準明德新民孰有外於此者乎且夫止之義本乎心所蘊知之而求其所止行之而無過不及則與中庸之道相表裏也不然差之豪釐則偏僻流濫無所底止矣此文王所以為大聖而孔曾申明之以垂訓於後世也

乾元運行終古不息行所無事而自健也君子
法天之道必本乎至誠之心然事機之來物欲
之蔽習於晏安能慎終如始者鮮矣故必克去
已私復乎天理操存於不睹不聞之中體察乎
憧憧往來之際設誠致行強勉不倦日新又新
至於至誠無息則體用同乎博厚高明悠久無
疆之域矣聖人與天合德君子法天而行其入
聖希天之門本於一誠以至於不息則與天行
之健同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天不自知其為健
而四時行百物生陰陽和六子運文王演其德
曰乾元亨利貞孔子贊乾之大象曰天行健天
豈容心哉君子自彊猶加奮勉之勇必有忠信
立誠之功知幾存義之實不驕不憂因時而惕
然後可以不息也夫人性皆有天理存之又存

則人欲盡屏無少間斷不息如天行自彊如乾健矣詩曰穆穆文王純亦不已是誠希天之聖也

武王克商興周所為除暴安民非耀武示威也故周公作頌以美之言其用武之意皆出於不得已而然非有所利而逞也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汲汲於戢戈弭兵保民安國為務此周之所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二十六

以興成康繼之培養守成開八百年之基所自來矣平王東遷王室卑弱諸侯僭侈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賴齊桓晉文聯絡彌縫雖於王室無補而民生稍憩至於楚莊奮起蠻荆有為教申叔時以為之輔觀其邲之勝潘黨請築武軍楚子止之而陳頌之四詩曰武有七德蓋知用武之本意矣時邁之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言禁暴戢兵保大也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言定功也賚之詩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安民也桓之篇曰綏萬邦屢豐年言和衆豐財也是為七德夫用武所以禁暴也明王視民如子忍使民被暴殘坐視不救乎雖武以禁之中有惻怛之意焉既除其殘若更肆荼毒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民心不歸天命安保故必戢干戈藏弓矢益修令德以保之然後大功可定也天下萬民皆安至於要荒率俾和氣感於上天豐年屢獲藏富於民百姓足而君足矣然後著於典冊播於金石以敬告後世子孫無忘舊章所謂允文允武也若春秋降為戰國惟土地財貨是爭強凌弱衆暴寡雖有盟主亦難統攝大變於秦而稍安於漢

更千百年得失之數無以易也邲之後楚莊本不欲戰晉彘子怒楚以邀功加之六卿異議自潰其師非力不敵也楚子知晉之尚強不築京觀但告成事楚子於是可謂賢矣然所謂七德者乃武王之德天子之事非楚子所能備也觀其問鼎於周王孫滿闢之可想見其槩矣若楚莊者知用武之義而於君臣大分有未盡者不可以不辨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文

唐叔封晉作周屏翰東遷後王室卑諸侯僭齊桓糾召陵之師葵邱之會為五霸首晉文繼之其老謀沉略有過於桓者獻公有五子重耳次焉公惑於內讒申生死重耳夷吾同被譴逐觀其不訖寘薪不校君命胸襟豈小褊哉彼力不能守盟而行者智早不及矣獻公既歿里平意

在文公遂糾徒作亂殺其君之二子當是時夷
吾乘亂賂秦以求立誅戮里平閉糴肯約致韓
之敗而重耳不肯因以為利顛播流離五臣相
從處狄十二年割妻子之愛復適齊彼齊姜醉
遺醒以戈遂正其不露圭角示人以無求復之
意有安富貴之心是其謫也及其答楚子問則
喜遇知己申意而談而忍觀脅之辱謝懷羸之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五九

責猶屈於不知已也然後歸國投辟於河以安
臣下之心赦寺人披得免呂卻之難辭秦納王
而啟南陽作三軍用原軫出穀戍釋宋圍破子
玉之謀全三舍之信一戰而霸業成受王策命
車服作宮踐土以盟諸侯三罪服民三行禦狄
是其雄才大略出於艱阻更事多而收功速也
後溫之會召王見諸侯欲以尊事天子為名而

又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則夫子所謂譎而不正也晉文有霸主之才故能安內亂成外治繼齊桓之業而信宣於諸侯其後襄靈成厲不能繼述霸業漸衰然晉猶為盟主羈縻不絕悼公振之復霸諸侯遂成三駕之績則文公之貽謀垂裕者遠也嗚呼一驪姬內亂二十餘年凡五易其主晉國幾亡幸天方相晉假手重耳匡扶舊業箕子曰其後必大若文公者豈可少哉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三

周官王立六卿以成邦治諸侯三卿以佐國政自東遷後大國僭侈作六軍設六官晉楚狎主諸侯之盟文公之後諸君不振悼公復霸繼文業而信宣於諸侯可稱英主焉初周子居京師為藥書中行偃所迎立觀其未入國時凜凜數語足懾不臣之心而弑君之賊不急除者非智

不足力不逮也厲公任邪僻誅三郤釁本自名
悼公入國首逐不臣者七人以安大臣之心然
後可以徐圖治理耳即位後遂命百官施惠舍
役興賢薄賦赦罪節用安民遏欲命大家舊族
為卿為公族大夫擇太傅司空之官以治民御
戎軍尉之屬以治兵其所舉者無私故六官皆
稱民譽官不失其職業師旅不相陵偏所以復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三

霸也悼公惟能用人故祁奚舉雙舉子無所偏
私魏絳正色治兵不阿權要和戎服楚諸侯歸
心皆得人盡職之所致也夫王室不能自強六
卿不備拱手於上而聽命於大國單劉之族不
如欒范雖有悼公其治國強兵之道則明而尊
周之義則未聞也諸侯既僭天子大夫豈不僭
諸侯乎當厲公罹禍之時人心散亂賴悼公振

作興起分命六官以成治理英明之主權不下
移強族承命則善矣然後平公不能繼述遂不
能收六官之權世相因襲故晉政多門民無所
依公室日卑聽命於六卿雖其中如趙武韓起
尚謂能賢然跋扈之心視為故常厥後三家分
晉終成三國豈非六官之權太重有以啟之歟
夫馭貴有道立賢無方周書曰官不必備惟其
人湯用一伊尹高宗用一傅說其建功立業視
悼公固如天淵然而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古
今以來未之能易也後之能官人者若漢宣帝
唐太宗宋仁宗明孝宗其庶幾乎

穆叔如晉報聘晉侯歌詩以享之金奏肆夏工
歌文王皆不拜復歌鹿鳴之三乃三拜焉其答
行人子員之問以鹿鳴為嘉魯君四牡為勞使

臣而尤以皇華之獲五善為可貴也夫忠信者
立身取人之本而善道親戚禮宜政事患難五
者經世制事之大端臣奉君命使於四方苟能
切問而博徵則好善莫大乎是故穆叔重拜之
也人之才智稟有不齊必學而後益若獨學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能虛心克己取人之嘉言
補己之不足好問則裕可以益德矣舜明目達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三三

聰禹拜昌言以大聖之資處人君之位尚虛心
下問若此之誠況其下乎是詩為文王教使臣
周詢善政博采嘉言成其德以補吾政事之偏
上下交相勸勉烏有不治者乎一人之見聞有
限四方之利病無涯善之所尊道之所重訪問
之最要也故皆曰咨六親之義輔車相依先王
所以歲相問而同好惡也故曰詢禮從宜故入

境問禁入國問俗所以全兩國之好而不辱君
命若殺烝之不知地室之奸奏賓主胥失其度
矣故曰度列國政事各有得失吳札之論樂嬰
肸之論世其善者可師其惡者可鑒故曰誅控
于大邦以救災卹患汝有大疑則排難解紛故
曰謀五善具獲歸於忠信光輝君命如華之皇
皇然此穆叔之所重拜也若肆夏文王僭天子
免於豎牛之手可勝惜哉

周公之禮雖穆叔之賢不能大禘於國其後不
天生烝民貧富不齊賢不肖亦異故德先而利
後書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然用利之人
鮮在德矣見利而忘義徇財而敗名者皆不知

有德惟務貪求茫無津畔必如齊晏嬰所言民
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乃保富安身
之道也齊大國也自管仲相桓公行伍鄙之法
國富兵強後世賴焉莊公無道崔杼弑之慶封
黨而復滅崔氏獨攬國政甫一年而敗亡若不
仁而富終難保也富者人之所欲鮮有止足若
足其欲必不能守有德之人知財與民共而不
可獨擅其利也如布帛之有幅必有制度以限
之過則有愆惟平素培養於仁裁制於義無往
而非正雖貧賤而心常泰然況富貴乎富則驕
心易生終無厭足伎求鄙吝自以為常保安榮
矣不知天生貨財如水之流通行浸潤壅則有
潰決之患小人之財多不知有幾千百人怨恨
於其後不至潰敗不已此崔慶之所以亡家也

亦有假仁義之名厚施於國因利以收民之心
借財以遂彼之願人常賴其周庇咸私戴之至
於決裂冠履此陳氏之所以移國也二者皆非
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不以富為榮不以貧為
恥不以財為獨有不以利為自私素位而行順
天所與不外奪諸人不內擾于心當得者受之
不義者卻之居富而不言其利施人而不矜其
功戒滿盈之禍存虛挹之心道德仁義益吾者
大必時時體行嗜慾貨財損吾者大必處處省
察絕欲心之萌防利心之動存中發外非德不
行順受普施非禮勿取如此奚有踰度之患哉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本節儉之性慶封敗與邲
斃六十邑而不受誠見利思義遠禍保家之君
子也然莊公被弑仰天咨嗟陳氏專政對晉深

論雖能守正而無補於國者其才德不足也世以管晏並稱吾猶以為未也必也孔子之對景公大學之辨義利其萬古不易乎

君臣之位雖殊而必各有其威儀以成君君臣臣之道所以輔世長民以為其下法則也古之君子進退周旋必中禮志正於內發乎言語聲容亦必安詳和順令人起敬起慕所謂聲為律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三七

身為度也春秋之時君臣有威儀者鮮衛北宮文子至楚見令尹圍之威儀告其君以威儀之則引周書數文王之德知禮意矣君者承天治民居九重之上照臨下土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言語有章動作有文然竟其本亦必平素居仁由義講學親賢其蘊於心既深而醇則發乎外從容中節無所不合於禮也臣者承君之

命正色率下匡君所不及公而忘身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無諂媚便佞之容有光明正大之度
平時於修身齊家之道勤求力行則出仕於朝
半度端莊雍容大雅無所不合於威儀也廟堂
之上君臣交相效法則下之人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上下相固咸有一德背畔侵陵之患何從
而起乎若君以暴虐倨傲謂之威宮室服御謂
之儀臣以苛刻貪酷謂之威長逢便僻謂之儀
是大悖先王之道矣惟操存於一心慎獨於暗
室主乎一誠應乎萬事存敬畏之志用克己之
功敬大臣以禮子庶民以仁使下民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以至
於後世子孫咸知感勸永為則法所謂君之威
儀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不能獨治天下必資大

臣贊理視國如家視民如子大臣法小臣廉居一人之下萬民所瞻仰其任不亦重乎周衰王章廢諸侯僭大夫張君臣之威儀久廢矣北宮文子尚稱知禮者告衛君以文王之德嘉鄭之有禮譏園之無儀亦善於覘國者歟然則凡為君臣者皆不可不講求上下之威儀以文王周召為準則也若君不君臣不臣失其威儀喪亡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三九

隨至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歟夫其歟對與子吉人之辭寡千里之應速繫辭慎之矣言為心聲發乎號令文章不言何以達意惟言必有中非徒言耳省察於心存養於理有益於人一言可溥其利斯仁人之言也齊晏嬰因景公近市識貴賤之問告以踊貴履賤景公用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誠以言者聽者皆

可則也元為善長處心豈可不寬而發於言其
嚴乎榮辱之主樞機之發朝廷政令有所不齊
必資正言以挽之有所不合必借忠言以告之
一人之見聞安能應庶事庶物以舜之大聖尚
以明四目達四聰為要聽言誠不易也欲得正
言先擇仁人仁者心平氣和愛民恕物切於事
情長於諷諭思去政之弊於民者而溥其利故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四十一

隨時隨事而納其忠亦惟明君英主改過不吝
能用之耳否則雖有仁人亦徒言也甘言易入
讒佞之害甚於烈火若聽其言其害彌甚人主
擇人而敷治先辨人臣之邪正欲辨其邪正必
先聽其言之邪正苟有利於吾民者即施其言
於政事行之既久其澤益溥則知彼誠仁人矣
然後每事必詢虛心下問庶官知所效法無不

盡言烏有不治者乎若聽邪說而不能辨反誤
用之肆其言以惑君心施於政害於民彼惟其
一身富貴是圖不顧國之根本行之既久其害
愈大既知其佞亦無救於時事矣為政必先治
民民之利斯溥之民之害盡去之民安則天下
安堯舜之兢兢業業疇咨詢考亦惟安民為要
務歷夏商周典謨訓誥陳詩觀風皆欲溥利於
民而已東遷後士為去富子之謀據款誅祝史
之請逞其邪說貽害者不可勝數如晏嬰之一
言而齊侯省刑不易得也至戰國時蘇張申韓
縱橫刑名之言出皆以富國強兵刻核立威為
主荼毒生民不數十年間各國邱墟盡并于秦
而終歸於漢仁不仁之間其得失不亦甚哉言
之非難聽之為難聽之非難用之惟難為人君

者豈可不擇仁人君子立於左右輔弼廣其見
聞佳其闕失以溥利於斯民如晏嬰者乎

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因地道而喻容物之
理也夫川澤者百水所歸水性雖潔然沮洳卑
隘汙垢充盈莫不納焉河源色白并千七百一
川色黃滙曲直而東注於海至海之量含宏博
大無不包藏矣山藪者衆材所聚雖有良木奇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四十一

琛然毒螫之蟲猛噬之獸莫不附焉皆因地利
而生萬物善惡亭毒各不相掩博厚高明至於
悠久以成天地之大也君子虛心接物何所不
容雖遇拂亂所為之境忍辱包羞增益吾之所
不能抑亦好學下問之道也子路聞過則喜張
良進履老人皆能容物取資賢哲之所為固異
於常人矣至虞舜窮於囂傲孔子困於陳蔡安

時處逆樂道不倦終能化天下教萬世高巍景
仰與覆載同量非大仁智勇不能也故忍小忿
而就大謀智士所為而狹隘輕惰者匹夫之勇
耳人君統攝百司宰制庶物必寬大為政天地
為心總其大綱而畧其末節不拘拘於私見恢
蕩蕩之公心一喜一怒必欲合宜萬幾萬事惟
存大體若以察察為明則民不聊生求治反亂
矣德宗猜忌自任唐業終隳光武安彼反側漢
基復振故充豁達之大度勤兢業之小心好惡
不生於偏陂仁智因時而並用所謂有容德乃
大也晉伯宗舉諺以喻為政善矣天地之生山
川原以含養萬彙故有善必有惡物物相反之
殊而藏疾與納汙生生不息之理仁至義盡去
其已甚而已自昔聖王皆能覆育小民不察小

過而所云含垢者亦非隱忍不決惟行中正之道不以私害公然總歸於誠敬也奉天以敬惠下以誠與日月而並明雖有浮雲埃壒烏能掩其光輝也哉

喜怒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無所偏倚斯中矣無過不及斯和矣為民父母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民知所適從故賞一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四

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格非強而致也正其本而已昔晉荀吳稱叔向之言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為不受鼓叛言之也卒能不戮一人而鮮虞克有文王因壘之意焉且其言該者遠矣夫愚夫愚婦皆有好惡之正而居高臨下或縱喜怒之私以為一時一事之過差耳不知小人視吾之喜怒與彼之窺伺刑賞不

得其正則民無所措手足亂由此生矣好惡之
正偏判於理欲是非一定之理不容假借苟義
不勝欲見小利而動則所好淪於徇物所惡同
於嫉賢雖欲假仁義以令其民而民不從是故
人君慎所好惡惟同民而反已猶父母之於赤
子啼憂笑愉非勉強也君民之分固殊若好善
惡惡渴飲飢食其性一也拂人之性任吾之情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四五

以勢加之則重賞不足勸而嚴刑速之叛耳無
益於政也居九重之上如日月之經天其發於
政事如江河之行地萬民共見共聞上行下效
可不慎乎然好惡伏於隱微人不知而已獨知
之地其機甚捷其應甚速惟行忠恕而本於仁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也董子曰君心正而天
下莫不歸於正此誠得好惡之本若苟吳者詐

祭於雒以滅陸渾負甲偽糴以入昔陽其獲城而勿取度力足勝之耳非真能慎好惡者也君子取是言可矣

黃父之會晉趙簡子問鄭子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游吉可謂知禮矣夫禮主於內儀發於外禮為儀之本儀為禮之末本其心謂之禮詳其跡謂之儀一而二二而一

者也天經地義人官物曲以至政事號令制度考文莫不有一定之禮中禮自協乎儀冠婚喪祭射御朝聘以至升降上下周旋疾徐莫不有當然之儀合儀必主乎禮儀與禮不可以不辨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家庭父子之間入孝出弟率性而行至出仕而忠於君益民而行吾仁愛敬存於中而言動應於外行其所安其禮不

亦大乎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三禮以統三才五
禮以秩五典然而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衣服有
章進退有度一獻百拜小讓若偽非強有力者
不能勝也其儀不亦細乎此二者分而觀之合
而用之惟主於敬而已禮經首曰毋不敬蓋禮
之大本也人莫難於收其放心而為政以脩身
為大心為五官之主身為家國天下之則惟存

於敬則視聽言動俱能中禮至於揖讓周旋自
然合儀矣故童而習儀長而學禮烏有敗度侵
陵之患哉王者經天緯地事神治民皆主於敬
行禮之端也子太叔憫列國之失禮而徒尚虛
儀故陳子產之言以告簡子簡子請終身守之
而不能盡用也魯昭公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
違者而女叔齊以為是儀非禮皆能辨禮儀之

輕重者惜乎鄭小國也介於晉楚之間爭朝爭聘講求末儀之不暇矧及其大乎然子產之言可為後世法君子誠能知禮之本主於敬而行之以和雖不中不遠矣

天地交而成泰水火濟而乃和和之為義洽乎五倫通於上下感春夏發生之機人心與治道相表裏者也然和而不同所以為君子同而不

味餘書室隨筆

卷上

哭

和不免為小人和與同之異不可不辨晏子之答景公其言詳且切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天合之自然非有心於和而自孚也若君臣以義合朋友之切偲繩糾所以為明良責善斯不愧益友此君子之道也小人相接以利相慕以權諂媚逢迎同吾所好可謂絕無齟齬矣然見利而趨則損吾德見敗即棄反為我仇所以為

小人也昔虞舜之於皋陶高宗之於傅說如夏
拊之合樂如鹽梅之調羹濟其不足減其太過
虛心求治政平不干黎民化之無爭心矣民無
爭心天人相應然且曰汝無面從曰爾交修予
惟恐其同也故惟君子能和小人則不和以其
以同為和而害於義也彼小人中亦有狼狽為
奸同惡相濟者固無足論至於旅進旅退之臣
長君逢君之術自以為敬愛無違矣不知以水
濟水以火燁火安得謂之和乎子之於父且有
幾諫弟之於兄猶傲邁征安有以比周為和之
理惟將之以敬主之以忠心平而氣和則德音
不瑕也景公庸主梁據佞臣嬰雖深切言之無
補於國然獻可去否即堯時之都兪吁咈也小
人必不容君子而或陽附其名君子不必不容

